

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正傳卷十

明 湛若水 撰

莊公

惠王七年 二十有四年 齊桓十六年晉獻七年衛惠三十年蔡穆五年鄭文三年曹僖公赤元年陳宣二十三年杞恵三年宋桓十二年秦宣六年楚成二年

春王三月刻桓宫桷

正傳曰刻者刻鏤之也書刻桓宫桷著非禮也左氏曰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

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穀梁曰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宫桷丹桓宫楹斥言桓公以惡莊也胡氏曰公將逆姜氏丹桓宫之楹刻其桷為盛飾以誇示之此非特有童心而已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桷宜若小失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為大惡何也

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為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于策斥言桓宮以惡莊為後鑒也

葬曹莊公

正傳曰書葬曹莊公著恤鄰之大事也有報則史書之也鄰國有賻贈之義焉

夏公如齊逆女

正傳曰書公如齊逆女著昏𬞞之非也穀梁曰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公羊以親迎為禮者非矣

秋公至自齊

正傳曰書公至自齊始終乎昏𬞞之非也至者必反面告廟則將曰某親迎於齊而還桓公親見殺于齊者也則將謂何故曰始終乎昏𬞞之非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正傳曰書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著昏禮之非也左氏曰秋哀姜至而書八月丁丑者見不與公同至也何以不與公同至至則見廟則廟有弗受弗受讎人之女薦食也義不在入之一字其言難詞不順之詞其言惡入皆非也胡氏曰昏義以正為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弑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俟仇人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弑逆相仍幾至亡

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爲後戒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正傳曰宗婦者大夫之妻也覿見也書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則其男女同禮之非失正始之道可見矣左氏曰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别也男女之别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胡氏曰禮夫人至大夫

郊迎明日執贄以見又曰男女同贄是無别公子牙
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

大水

正傳曰高下皆水曰大水書大水紀災也著重民食
之義焉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正傳曰羈公羊以爲大夫杜預以爲世子皆非也以
經羈赤出歸之文觀之則臨川吳氏以爲世子嗣位

是也書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則夷狄陵中國羈不能守社稷赤為戎所納之罪並見矣賈氏曰赤戎之外孫杜氏曰赤曹僖公蓋為戎所納吳氏曰上年十二月曹莊公卒今年三月葬則羈以世子嗣位葬其先君至是冬在位期年矣為戎所逐而出愚故曰夷狄犯中國羈不能守社稷赤為戎所納之罪並見矣其羈赤皆書名而不書爵史之文耳不係此以為褒貶也

郭公

正傳曰郭者小國名郭公公穀皆以為赤非也惟胡氏以為當作郭亡之衍文是也然此或春秋成後流傳之悮未必聖人之闕文也若聖人之闕文何所取義乎於此見先儒多執經文以起義例安知其非有衍文闕文存乎其間乎書郭亡史紀小國之變也有報則史書之聖人存之見恤小之義耳胡氏曰先儒或以為郭亡者於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

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𢽾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夫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覬也夫既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惠王二十有五年齊桓十七年晉獻八年衛惠三十一年宋桓二十八年蔡穆六年鄭文四年曹僖二年

陳宣二十四年杞惠四年宋桓十三年秦宣七年楚成三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正傳曰女叔者杜氏以爲女氏叔字也書陳侯使女叔來聘紀諸侯交聘之始也稱字不名史臣之詞非有他義義在紀其始加聘禮也左氏以爲嘉之故不名穀梁以爲天子之命大夫皆非也此獨書春而不言王正月史失之耳則他以王不王月日不月日爲義者惑矣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正傳曰書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紀鄭國之大故赴之詳故史書之詳聖人筆之於冊取恤鄰之義也可見此名之與日之無他義矣則夫諸儒治春秋者類以日為詳而謹書之以為與之者則此又何說乎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正傳曰朔者穀梁以為食正朔也書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紀天變著非禮也穀梁曰鼓禮

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胡氏曰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伯姬歸于杞

正傳曰婦人謂嫁為歸莊氏曰伯姬莊公女書伯姬歸于杞紀昏禮也昏禮之大者故史書之聖人存之其不言逆史逸之耳胡氏以其非卿其姓名不登於

史策可乎遂以為志其非禮可乎及穀梁以為不言
遂遂之道微皆非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正傳曰穀梁以為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書秋大水鼓
用牲于社于門著非禮也左氏曰凡天災有幣無牲
非日月之眚不鼓公羊曰其言于社于門何于社禮
也于門非禮也愚謂于社固為禮然而虛禮也求之
于神而不反之于已以恐懼修省非應天之實也苟

能恐懼修省以正其本燮理陰陽陰陽和而雨暘時若何有陰盛陽微之咎而致大水之災乎

冬公子友如陳

正傳曰友莊公之母弟也如陳報聘也書冬公子友如陳紀報聘之禮邦交之宜也

惠王九年 二十有六年 齊桓十八年晉獻九年衛懿公赤元年蔡穆七年鄭文五年曹僖三年陳宣二十五年杞惠五年宋桓十四年秦宣八年楚成四年

春公伐戎

正傳曰此亦不書王某月史逸之耳議見前書公伐
戎著攘夷尊華之義也

夏公至自伐戎
正傳曰書公至自伐戎紀反面之禮而以伐戎告也
始終乎伐戎之義也

曹殺其大夫
正傳曰書曹殺其大夫著專殺之罪也大夫不名者
史逸其名耳義不重於名而重於專殺故畧之也胡

氏分别名與不名之義則泥矣經中逸名闕文衍文者多矣豈皆足以憑據而考信耶胡氏又有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之說皆泥文之弊也又曰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有罪則請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于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伯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

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于策備天子之禁也愚謂此論是矣然則稱人稱爵者夫子獨得而與奪之耶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正傳曰人者衆稱之詞而以為將卑師少之名乃諸儒之私例也書公會宋人齊人伐徐紀國之大事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舉必書之魯公前追戎伐戎今又伐徐者胡氏曰按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

州之域為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愚謂徐與戎為黨所謂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者也故魯莊前年追戎今春伐戎秋又伐徐皆應敵攘夷之兵春秋書之非貶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正傳曰書癸亥朔日有食之紀天變也

惠王十年 二十有七年 齊桓十九年晉獻十年衛懿二年蔡穆八年鄭文六年曹僖四年陳宣二

十六年杞惠六年宋桓十五年秦宣九年楚成五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正傳曰杞伯姬莊公之女嫁于杞者也洮魯地書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著相會之非禮也禮内言不出於梱外言不入於梱况肯相會耶况肯相會于野外耶左氏曰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廵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胡氏曰伯姬莊公之女非事而特會于洮愛其女之過而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之

所禁也惟不節之以禮然後有使自擇配如僖公之於季姬而典訓亡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正傳曰書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大其同志之義也程子曰同志而盟非率之也穀梁曰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又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

愛民也愚謂同盟尊周故春秋以其同取之胡氏以為鄭伯之所欲而書同者非也然而鄭伯嘗貳於齊矣今亦同盟者蓋至是齊桓强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故鄭有畏服之心左氏以為同盟于幽陳鄭服是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正傳曰書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著私行之非禮也

左氏曰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胡氏曰公子友如

陳葬原仲私行也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寰内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詛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違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齊高固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昏其後陳莊子死赴喪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名縣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焉得而哭諸今之

大夫交政于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末流可知矣春秋深貶王臣以明始亂備書諸國大夫而無譏焉則以著其效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

冬杞伯姬來

正傳曰書冬杞伯姬來譏非所來而來也胡氏曰左氏曰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洮矣冬又歸魯故知其不當也來而

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嚴矣

莒慶來逆叔姬

正傳曰莒慶莒大夫字也叔姬莊公之次女也書莒慶來逆叔姬紀昏嫁之非禮也公羊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胡氏曰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愚謂於此見稱字亦無取之之義則他或字或名不足為褒貶矣

杞伯來朝

正傳曰書杞伯來朝著其朝之非禮也朝聘有時杞伯因伯姬之來而來朝非時非禮也高氏曰致伯姬也杞伯不能制其內縱伯姬之數出又來朝而致之其卑弱可知矣

公會齊侯于城濮

正傳曰書公會齊侯于城濮講伯事也杜氏曰賜齊侯命為侯伯會于城濮將討衛也

二十有八年　惠王十一年　齊桓二十年晉獻十一年衛懿三年蔡穆九年鄭文七年曹僖五年

陳宣二十七年杞惠七年宋桓十六年秦宣十年楚成六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正傳曰人者衆稱之詞穀梁以為微之非也謂衛人微可也而謂齊人微可乎胡氏以為將卑師少之稱桓奉王命伐罪衛宜悉衆以當之而皆謂將卑師少可乎凡此之類皆私例惑之也及者猶言與也亦無他義書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則齊桓奉命之師而衛侯抗命之罪可見矣胡氏曰按

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名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為衛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若惠徼康叔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唯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徼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愚謂胡氏所謂以衛主之則泥矣惟據本文而義自見矣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正傳曰瑣邾子名書邾子瑣卒紀小國之大故也聖人存之寓恤小之義耳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正傳曰荆楚也書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著伯主攘夷尊華之功也故穀梁曰善救鄭左氏曰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鬭御疆鬭梧耿之不比為旆鬭班王孫游王孫嘉殿衆車入自純

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
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
乃止愚謂此實傳也程子曰齊桓伯主魯望國宋王
者之後此救鄭制楚之始蓋天下大勢所在胡氏曰
按左氏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入純
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狄之也鄭人將奔
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義也故
書救鄭善之也又曰桓公主兵攘荆楚安中國之事

見矣愚謂荆楚之本號也云以州舉狄之者義例之鑿矣

冬築郿

正傳曰築者築土為城也胡氏有用功大曰城小曰築之義非也書冬築郿著不急之務凶歲之役雖時亦非也何謂時冬農隙之候乃時也何謂凶歲觀下同時書大無麥禾可知也胡氏亦曰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人君之心

也

大無麥禾

正傳曰書大無麥禾志災也書於冬繼築郿之後者著莊公不顧歲凶而妄興作也其書大無麥禾於冬者周之冬乃夏之八九十月也至収成之時而後知麥禾皆無故曰大無也此曰麥禾而胡氏以為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詞歸咎於莊公費用不充則非經書麥禾之義矣

臧孫辰告糴于齊

正傳曰臧孫辰魯大夫告糴者請糴也書臧孫辰告糴于齊見魯國之無備也此與冬築郿大無麥禾同時而書則當國之凶凶而無備無備而妄興作焉則魯之為魯可知矣穀梁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俱歸粟正也臧孫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

下皆足也雖素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

君子非之胡氏曰魯人悦其名而以急病攘夷為功

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為罪

惠王十二年 二十有九年 齊桓二十一年晉獻十二年衛懿四年蔡穆十年鄭文八年曹僖六年陳宣二十八年杞惠八年宋桓十七年秦宣十一年楚成七年

春新延廄

正傳曰延廄者法廄也國馬之所也凡馬日中而出

日中而入新者修舊也書春新延廄見小大之非時

也當春農作方興一歲之所係而舉工作焉是之謂小不時上年大無麥禾而告糴于齊矣正宜節縮以為數年之圖此又與築郿相繼而興焉是之謂大不時穀梁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工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郿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是也

夏鄭人侵許

正傳曰書鄭人侵許著陵暴之罪也

秋有蜚

正傳曰蜚介蟲之孽書有蜚紀災異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正傳曰叔姬者伯姬之娣桓公之女莊公之姑也莊公所宜為服大功者也書紀叔姬卒紀國姑之大故也叔姬於紀亡不歸宗國而歸于酅為紀守節執義至此卒于酅也然此乃史氏書之之詞耳而聖人竊取之義存焉若使聖人肯改書之必曰卒于酅義益

明矣

城諸及防

正傳曰諸防二邑名書城諸及防著興作之頻煩雖時猶不利也左氏曰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愚謂左氏之言道其常也春新延廄冬城二邑且繼於凶年告糴之後民食困矣民力竭矣而妄興作不已焉故書之聖人節用愛民之義可見矣

三十年

惠王十三年 齊桓二十二年晉獻十三年衛懿五年蔡穆十一年鄭文九年曹僖七年陳宣二十九年杞惠九年宋桓十八年秦宣十二年楚成八年

春王正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義見于前

夏師次于成

正傳曰成魯地次者止也書師次于成著妄動之兵也夫兵出必有名名則必行令出矣而次于成非妄動而何穀梁曰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不言公耻

不能救鄣也愚謂不言公公在其中矣何足以諱耻

耶夫鄣紀之遺邑也公念伯姬之親叔姬之賢欲存

之以為紀後則當請之於齊不獲則聲義決戰以存

之可也欲救鄣而兵出畏齊而不前次于成焉非妄

動而何

秋七月齊人降鄣

正傳曰書齊人降鄣著齊人擅取之罪而齊桓於是

乎不足為霸矣夫五霸假之也猶將假仁義而為之

恤小尊王皆其事今郰無罪以勢降取之是強陵弱衆暴寡利人之有下負恤小之義上冒無王之罪何仁義之假乎胡氏曰降者脅服之詞前書郕降于齊師意責魯也此言齊人降郰專罪齊也郰者紀之附庸微乎微者也齊人不道肆其強力脅使降附不書郰降而曰降郰者以齊之強故罪之深以郰之微故責之薄春秋之法扶弱抑強明道義也覇者之政以強臨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

無道桓文之事者愚謂齊桓於是乎失覇而強矣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正傳曰書癸亥葬紀叔姬志公葬國姑之禮也公葬之焉得而不書况其賢乎胡氏曰紀侯既卒不歸宗國而歸于酅所謂秉節守義不以亡故而睽婦道者也故繫之於紀而録其卒葬先儒謂賢而得書是也賢而得書所以為後世勸也愚謂不日卒而日葬史有詳畧耳穀梁以為閔紀之亡非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正傳曰書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著非禮也

餘義見前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正傳曰魯濟魯地穀梁謂遇者志相得也書公及齊侯遇于魯濟著其遇之非也齊魯之志相得相得於謀山戎也左氏曰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然則豈非道義之遇乎

齊人伐山戎

正傳曰山戎杜氏以為北狄人者衆稱之詞齊人即齊侯也觀上文可見公羊胡氏以為貶以為譏穀梁以為愛齊侯以為善皆非也書齊人伐山戎著攘夷安華之義也燕者周之分子也山戎病燕久矣桓公仗義伐戎以安燕是霸者之事也伐之者何公羊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胡氏乃謂桓不務德勤兵遠伐過矣

惠王十四年　三十有一年　齊桓二十三年晉獻十四年衛懿六年蔡穆十二年鄭文十年曹僖八年陳宣三十年杞惠十年宋桓十九年秦成公元年楚成九年

春築臺于郎

正傳曰郎魯邑書春築臺于郎則妨時勞民之非見矣於春為妨時於郎非所宜臺而臺為勞民二者皆非聖人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道矣胡氏曰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

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

樂乎

夏四月薛伯卒

正傳曰書薛伯卒紀小國之大故也聖人存而不削

寓恤小之義耳薛伯不名史畧之耳

築臺于薛

正傳曰薛杜氏以為魯地是也書築臺于薛義與築

臺于郎同春築于郎夏築于薛失時以妨農煩役以

害民又益甚焉者也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正傳曰捷者穀梁以為軍獲之名書齊侯來獻戎捷紀非禮也於上為慢於下為驕左氏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愚謂今戎捷不以獻于王是之謂慢上又曰諸侯不相遺俘公羊亦曰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愚謂是之謂驕下胡氏曰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

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國史之詞蓋抑之也

秋築臺于秦

正傳曰秦魯地書秋築臺于秦譏失時厲民之甚也春築于郎夏築于薛秋築于秦三時役民民力竭矣民時妨矣魯莊之棄其民至此極矣其不亡者幸耳

冬不雨

正傳曰書冬不雨紀災也程子曰一歲三築臺明年

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閔之深也愚謂書冬無雨于三時築臺之後明春城小穀之前春秋之意可見矣

惠王十五年　三十有二年　齊桓二十四年晉獻十五年衛懿七年蔡穆十三年鄭文十一年曹僖九年陳宣三十一年杞惠十一年宋桓二十年秦成二年楚成十年

春城小穀

正傳曰小穀魯地書春城小穀紀失時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正傳曰志相得為遇梁丘者穀梁以為在曹邾之間

去齊八百里書宋公齊侯遇于梁丘譏私遇也左氏

曰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

齊侯夏遇于梁丘愚謂既非會同之正而又請先見

焉非私乎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正傳曰牙即叔牙僖叔也是為叔孫氏慶父同母弟

季友毋兄也書公子牙卒紀正義以存恩也左氏莊

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生子般為太子公疾問

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公羊亦曰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

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之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又曰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季子殺母兄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愚謂此皆實錄也然則季友殺之也何以不言殺而言卒季友誅牙以存世子以安國家與周

公之誅管蔡同周公之誅也顯季友之誅也隱隱則國人不知國史不知不知而卒之權而得中隱於無跡尊尊親親之道盡矣胡氏謂陸淳曰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是也然又謂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則出於有意非聖人之心矣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正傳曰路寢正寢也書公薨于路寢紀國君之大故也而正終之義見矣穀梁曰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

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左氏曰子般即位次于黨氏胡氏謂趙匡曰君終必於正寢就公卿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蔽於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然則莊公以世適承國不為不貴周公之後奄有龜蒙不為不强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為不久薨于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正傳曰書子般卒紀國之大變也此慶父弑之也而稱卒不稱曰慶父弑者何史不得其書也不曰君而曰子般者何未成君也公羊曰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公子踰年稱公胡氏曰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生子般焉般嘗鞭圉人犖公薨即位次于黨氏慶父使犖賊般成季奔陳立閔公昔舜不告而娶恐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君子以為猶告也莊公

過時越禮謬於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大舜不告而娶之義甚矣而子般乃孟任之所出也胡能有定乎雖享國日久獲終於路寢而嗣子見弑幾至亡國有國者可不以為戒哉

公子慶父如齊

正傳曰如齊者奔齊也書公子慶父如齊紀逆賊也慶父弑逆之賊也而猶稱公子者史之詞也然而不必去公子而已見其惡矣胡氏曰莊公幼年即位專

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丘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愚謂慶父弑逆大惡史宜去其公子而不去實奔齊也而曰如齊亦以見慶父掌兵專而且久積威行於中外國人莫知其非或敢怒而不敢言是以史以此書之聖人因存之而不改以其惡之極不係於此而後見也愚故曰史不得其書也

春秋正傳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正傳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舉人臣龐兆懋

春秋正傳卷十一

明　湛若水　撰

閔公名啓方史記名開年九歲即位在位二年

惠王十元年齊桓二十五年晉獻十六年衛懿八年蔡穆十四年鄭文十二年曹昭公班元年陳宣三十二年杞惠十二年宋桓二十一年秦成三年楚成十一年

春王正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書義見于前此宜書閔公即位而不書者左氏曰亂故也胡氏謂不書即位内無所承上

不請命信如此說則亦不當即位也不當即位則亦不當有元年矣元年者即位之始年也書元年而不書即位或史以亂故而失之耳未可知也疑以傳疑史之闕文聖人之意也

齊人救邢

正傳曰書齊人救邢穀梁曰善救邢也左氏曰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

畀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此其實傳也愚謂邢者中國也狄者强敵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狄人伐邢齊桓救之攘夷狄以尊中國桓之霸業於此乎見矣此春秋所以書而善之然則以稱人為將卑師少之説豈其然乎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正傳曰書葬我君莊公紀國之大事也而其葬之後時自可見矣莊公之薨至是十一月矣而始克葬左

氏曰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汪氏曰國亂子弒嗣君幼弱危不得葬是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正傳曰落姑齊地公往就齊地而盟也書公及齊侯盟于落姑紀會盟之善也左氏曰請復季友也齊人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愚謂季友魯之忠臣以子般見弒而奔于陳魯人賢之故與齊盟而復之春秋書之以與其善也

季子來歸

正傳曰季子即季友也季子來歸齊魯賢而召之也書季子來歸左氏曰嘉之也公羊曰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程子曰書曰季子而不名異其文以嘉之也胡氏曰自外至者為歸是嘗出奔矣莊公薨子般弑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魯國方危内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為落姑之盟以請於齊則是賢也又曰

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其季子不書奔者或為亂或在黨氏逃難以圖全史逸書之耳以為沒其恥以為諱其賢者皆非也

冬齊仲孫來

正傳曰齊仲孫名湫齊大夫也公穀皆以為慶父者非也書冬齊仲孫來者紀齊侯省難之義也左氏曰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

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閒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愚謂此實傳也然而省難恤鄰之義善矣桓公因是乘魯難而有窺取之心仲孫答問而有未可動之說是猶欲紾兄之臂者謂之姑徐徐云爾烏得為善故曰五霸假之也仲尼之徒

無道桓文之事者

惠王十二年齊桓二十六年晉獻十七年衛懿九年蔡穆十五年鄭文十三年曹昭二年陳宣三十三年杞惠十三年宋桓二十七年秦成四年楚成十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正傳曰陽國名書齊人遷陽者陵弱之罪也啖氏曰移其國於中國而為附庸盖桓公之強力施於可取者如此非有興滅繼絶之心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正傳曰書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著祭禮之非也胡氏謂程子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廟人爲上下之殺也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以上祀周公魯於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

禘不言祫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曰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宫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四時之祭有禘之名蓋禮文交錯之失

秋八月辛丑公薨

正傳曰書八月辛丑公薨據傳而觀則弒逆之罪自不可掩矣不在乎地不地言弒不言弒也左氏曰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

公子武闈愚謂據此則慶父弑君之罪不容誅矣或以為為親者諱故不言弑非也夫以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宫者殺無赦君父之讐不共戴天豈復有為諱之理乎夫弑而言薨則諸儒春秋書法之義例可據信乎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正傳曰孫猶避也姜氏哀姜莊公之夫人閔公之嫡母也書九月夫人孫于邾紀人倫之大變也哀姜以

毋而與聞乎弑天理人心之所不容遂不自安孫于邾可謂人倫之大變矣胡氏曰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再書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絶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弑械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圉人

犖卜齮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闈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弒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憯乎春秋以復讎為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愚謂此言是也其謂夫人稱孫與聞乎故不去姓氏降文姜也則皆泥於文義之病矣

公子慶父出奔莒

正傳曰慶父即共仲書公子慶父出奔莒紀逸賊也

左氏曰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愚謂此實傳也穀梁以出為絶之者非也弑君之賊又何足絶乎

冬齊高子來盟

正傳曰高子齊大夫盟者穀梁曰盟立僖公也書齊高子來盟善高子之恤鄰難也程子曰高子來省難然後盟穀梁曰其曰來喜之也公羊曰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柰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愚

謂此實傳也故春秋書之善髙子之恤魯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正傳曰書狄入衛悲中國之莫能救也左氏曰冬十一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乗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禄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寗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賛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黄夷前驅孔嬰齊殿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

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
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
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
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
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
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
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
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

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乗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乗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犬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愚謂此實傳也

鄭棄其師

正傳曰書鄭棄其師譏文公失馭衆之道也文公惡高克棄高克可也而使之帥師是棄高克所以棄其師也左氏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名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公羊曰鄭

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胡氏曰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逺使克將兵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名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或曰高克進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為人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

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愚謂此論是矣然又謂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以歸於二三執政不能進謀於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則又泥於一字之文而不知舉鄭者魯史紀他國之詞耳不在乎一字生義矣

春秋正傳卷十一

春秋正傳卷十二

明　湛若水　撰

僖公

名申莊公子閔公兄母成風夫人聲姜在位三十三年

惠王十八年　元年齊桓二十七年晉獻十八年衛文公燬元年蔡穆十六年鄭文十四年曹昭三年陳宣三十四年杞惠十四年宋桓二十三年秦穆公任好元年楚成十三年

春王正月

正傳曰書元年書春王正月而不書即位義見前左氏曰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理

或然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正傳曰聶北邢地次者止也書乃止齊焉頓兵整旅之意書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著伯主攘夷崇華之義也邢雖小中國也狄人滅之是夷狄陵中國冠屨之反易矣桓公為盟主帥與國之師而往救之緩而不及邢人出奔乃為之城邢焉然其始終伏義亦可見矣而以為書次以譏之者非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正傳曰夷儀杜氏以為邢地書邢遷于夷儀紀避狄也左氏曰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愚謂此實傳也穀梁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正傳曰城邢者邢城為狄所壞故為之修而築之也

復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著伯主恤小全華之義也此猶是初次于聶北之師會邢潰遂為之逐狄人今又為之城邢故國也左氏曰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公羊曰此一事也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為一事也穀梁曰美齊侯之功也胡氏曰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興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

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正傳曰夷齊地姜氏哀姜齊女也閔公哀姜之娣所生哀姜通于慶父與聞弒閔公奔于齊地以薨或自死或人死之無所據不敢質疑公羊以為桓公名而縊殺之者無此理穀梁胡氏遂宗之非也夫桓公於哀姜為親獨無議親之義乎縊殺之為擅殺獨不顧

無王之義乎何以為霸主乎既在齊地齊侯宜嚴加兵衛以防守之待其自盡恩義之兩得也以歸者以喪歸于魯也生既嫁魯死當歸魯哀姜雖與殺子之罪子無出母之義葬以小君之禮夫誰曰不宜觀不去其夫人可知矣書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紀國之大事也其曰地不地皆後儒臆說私例也

楚人伐鄭

正傳曰書楚人伐鄭紀夷狄之犯中國也有報則史

書之聖人筆之而不削以著其罪也胡氏以此稱人為楚寖強夫中國之於楚以夷狄視之豈以其強弱而異其稱耶其他稱人又以為貶為師少者何其義例之不一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正傳曰檉杜氏以為宋地書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著善會也何以為會之善善其同謀救鄭也左氏曰盟于犖謀救鄭是也犖即檉也楚人伐

鄭桓公合諸侯而救之崇中國攘夷狄霸者之義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正傳曰偃邾地敗者勝之之詞也書公敗邾師于偃著非義也左氏曰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胡氏曰檉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檉又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正傳曰酈杜氏以為魯地敗者勝之之名莒拏莒大夫也公子友即季友也書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著公子應敵取勝之善也春秋無義戰莒師臨魯地而與之戰戰而能勝則善矣公羊曰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

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為是興師而伐魯左氏曰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拏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此實傳也以為責之者非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正傳曰稱夫人稱氏不稱姜者史闕文耳公穀胡氏皆以為貶者非也若以為貶何以又書氏字乎夫人

預殺二子幾於亡國其罪不待乎不姜而自見矣書夫人姜氏之喪至自齊則夫人不母之罪子無絶母之義並見矣其至自齊左氏曰女子從人者也故義不得不歸夫人預殺二子而竄死于外可謂不母矣胡氏以為大義已絶不可復入宗廟矣書孫于邾薨于夷者絶哀姜也而云子無絶母之義者何禮曰為伋也妻則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則不為白也母今哀姜雖身犯大惡而莊公生時未出之也是猶為魯

君母也義當從人則齊人當歸之魯侯當受之葬以小君之禮也葢名分未絶則義亦未絶也

惠王十二年齊桓二十八年晉獻十九年衛文二年蔡穆十七年鄭文十五年曹昭四年陳宣三十九年十五年杞惠十五年宋桓二十四年秦穆二年楚成十四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正傳曰楚丘衛邑也城者築城也書城楚丘著霸主興滅之義也衛為狄所滅桓公合諸侯與之城楚丘以避狄而存衛也左氏公穀皆以為封衛而責其專

封之非胡氏從之皆非也衛之服命名爵如故也特
徙城于楚丘耳地不同而爵同何事於封乎然則邢
遷于夷儀亦可謂之自封乎胡氏曰衛人渡河野處
曹邑許穆夫人閔其亡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丘而
後百姓説夫如是則徙居楚丘耳焉得謂之封此與
古公亶父避狄遷于岐山之下正同未聞謂周亡於
狄而再自封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正傳曰邦君之妻稱諸異邦曰寡小君哀姜者莊公之夫人也有小君之道焉書辛巳葬我小君哀姜紀國毋喪葬之大事也哀姜雖徙死于夷然而未有君父與夫出之者則小君之名猶在葬當以小君之禮也此猶稱小君猶書哀姜則上夫人氏之喪歸自齊諸儒以為去其姜姓而絶之者妄矣凡觀春秋者當以此知義例之非

虞師晉師滅下陽

正傳曰下陽虢之邑也書虞師晉師滅下陽者陵暴之罪也左氏曰晉荀息請以屈産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竒存焉對曰宮之竒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强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

先伐虢宫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愚謂此實傳也程子曰虞假道而助晉伐虢虢之亡虞實致之故以虞為主下陽邑也虢之亡由此故即書滅胡氏曰孟子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宫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乎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

正傳曰貫宋地書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著盟會之善也春秋無善盟何以善貫之盟善其威夷以尊華也穀梁曰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黄人也江人黄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黄以為諸侯皆來至也胡氏曰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黄也荆楚天下莫强焉江黄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

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逺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為掎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其帖荆安夏救災卹鄰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在獨言逺國者許是盟也

冬十月不雨

正傳曰書冬十月不雨紀災異也周冬十月夏之八月用雨之時也冬不雨則春無麥禾可知矣無麥禾則民飢可知矣

楚人侵鄭

正傳曰書楚人侵鄭著中國不自振之患也左氏曰

楚人伐鄭鬭章囚鄭聃伯

惠王二十年　三年齊桓二十九年晉獻二十年衛文三年蔡穆十八年鄭文十六年曹昭五年陳宣三十六年杞惠十六年宋桓二十五年秦穆三年楚成十五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正傳曰二年既書冬十月不雨今又書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連三時而不雨紀大災也聖人筆之憂

民之情見矣胡氏因穀梁一時言不雨者閔雨有志乎民之說而遂以為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僖公之勤謬矣夫史者直書以示後世雨暘不時以為咎徵之戒可也豈可因其勤慢以為書之疎數耶愚故曰聖人憂民之情見矣

徐人取舒

正傳曰書徐人取舒者兼併之罪也舒附楚國家氏曰荆舒是懲舒與荆比而為中國患其來乆矣徐伐

舒為中國撓楚也春秋書此蓋與其伐而不與其取也

六月雨

正傳曰書六月雨誌喜也上書三時不雨誌憂也五事脩則休徵應五事不脩則咎徵應聖人誌天時以為人事之勸懲其憂喜之情見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正傳曰陽穀齊地書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著諸侯同會攘夷之善也言齊宋不言公者舉齊宋則公與諸侯皆在矣言江黄不言諸國者舉江黄則諸國皆在矣左氏曰謀伐楚也胡氏曰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黄獨不與焉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竒諸侯之師同次乎陘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黄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竒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黄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

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人黄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為掎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未言者善是謀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正傳曰涖猶臨也就彼而盟之謂書公子友如齊涖盟者尋盟之非也陽穀之會不言盟葵丘之會載書而不歃血不貴盟也盟者忠信之薄也左氏曰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愚謂陽穀

之會天下諸侯大會也大會者大公也天下諸侯大會贊大公之道以伐楚攘夷狄以尊中國則善矣不踰時又如齊以尋盟則私小之道也夫盟可尋也亦可寒也非霸者之道矣故春秋書而非之

楚人伐鄭

正傳曰書楚人伐鄭見夷狄屢犯中國也左氏曰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惠王二十一年 四年 齊桓三十年晉獻二十一年衛文四年蔡穆十九年鄭文十七年曹昭六年陳宣三

十七年杞惠十七年宋桓二十六年秦穆四年楚成十六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正傳曰陘楚地書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著霸者仁義之師也侵蔡伐楚義也蔡潰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於楚次陘以問罪不肆強深入皆仁也何以侵蔡遂伐楚張氏曰蔡自獻舞以來屈服于楚桓公欲討楚而加兵

于附楚之蔡先責其以文王之冑而甘心於僭竊之夷所謂中國而僭亂則甚惡之也左氏曰春齊侯會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

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愚謂此見仗義執言之事乃實傳也胡氏曰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竒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次止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桓公是徵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譬之殺人者或曰人可殺歟曰可孰可以殺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

歟曰可孰可以伐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横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可謂為天吏以伐之乎愚謂此又不可不知也

夏許男新臣卒

正傳曰新臣許男名書許男新臣卒紀同盟之大故也而其卒之非正自見矣夫既許諸侯以盟則死生以之在國則死于國在師則死于師正也許男病則復歸于國而死故春秋書以非之胡氏曰劉敞曰諸

侯卒于外者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今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名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復焉古者國君即位而為椑歲一漆之出疆必載椑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為人君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恥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此說是也夫知死生之說通晝夜之道者亦豈有以異於人哉苟得正

而斃焉則無求矣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正傳曰屈完楚大夫名陵在潁川縣楚地也書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名陵則楚之服義齊之仗義而攘夷尊王之義並見矣左氏曰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名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

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公羊曰其言盟于師盟于名陵何師在名陵也師在名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楚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狄與北夷交中國不絶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荆以此為王者之事也胡氏亦曰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名陵序桓績也桓公帥八國之

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強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徼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名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斯為盛而楊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名陵是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正傳曰轅濤塗陳大夫書齊人執陳轅濤塗著其執之非正也左氏曰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愚謂此實傳也據左氏之說乃因轅濤塗一

言之誤而遂以為不忠而執之也然陳與諸侯同盟以伐楚楚服而歸雖宥之可也濤塗非有逆上之罪而乃因小故越國而執之非伯討之正矣故家氏以為不與其執是也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正傳曰及者承上文齊及之也何以知為非魯公及之以下書公至自伐楚而知之也夏執轅濤塗秋即及江黄以伐陳若一事然也左氏曰秋伐陳討不忠

也愚謂所謂不忠者未有所見必因轅濤塗之誤師以爲不忠也既執其大夫又伐其國豈奉詞討罪伯者之師乎春秋書之著其伐之非也桓公於是乎霸業衰矣

八月公至自伐楚

正傳曰書公至自伐楚者君舉必書也况征戰大事久勞于外乎且歸必有反面告至之禮焉公羊曰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愚謂楚非叛盟也公始

以伐楚行安得不以伐楚至乎

葬許穆公

正傳曰書葬許穆公紀同盟之大事也有來赴則史書之聖人筆之致同盟恤患之義耳

冬十有二月公孫兹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正傳曰兹叔牙子書公孫兹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著其侵之不正也遷怒也非王

者大公至正一怒而安天下之心也左氏曰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胡氏曰楊子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斁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斁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為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惇遠國之信按兵于陘脩文告之辭退舍名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

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為王佐矣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惜乎桓公假之不久而遽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桓德於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曽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纔得荆州而張

松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髙氏不朝成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愚謂胡氏此論是矣又謂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則鑿矣

惠王二十二年 五年 齊桓三十一年晉獻二十二年衛文五年蔡穆二十年鄭文十八年曹昭七年陳宣三十八年杞惠十八年宋桓二十七年秦穆五年楚成十七年

春

正傳曰五年春不書王正月者史逸之耳可見春秋不可以一字起義矣按正月左氏曰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愚謂左氏志正月於春之下志辛亥日南至於正月之下蓋至日在子月由是觀之則知子月為至日為周之春為周之正月無疑矣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正傳曰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紀人倫之大變也左

氏曰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愚謂來告故史氏因其告而書之聖人筆之而為天下後世戒也穀梁曰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胡氏謂公羊子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讒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為大仁之賊也而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内寵並后嬖子配適亂之本也驪姬寵奚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

乎是故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亂適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家國者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以堯母名門使姦臣逆探其意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

杞伯姬來朝其子

正傳曰云來朝其子者以其子來朝也書杞伯姬來朝其子著三失禮也婦人越國一失禮也杞伯從其母來朝二失禮也僖公受之三失禮也穀梁曰婦人

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夏公孫茲如牟

正傳曰牟小國書夏公孫茲如牟著非禮也左氏曰公孫茲如牟娶焉愚謂大夫非君命公事不越境公孫茲因娶而往牟焉則是以私事越國非禮也或曰

如牟親迎何以為非禮娶私事也如為館于境内行親迎焉又何不可之有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正傳曰首止衛地及猶與也書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善其會也善寧周尊王之義也左氏曰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此其實傳也程子曰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

侯列世子出諸侯會之故其辭異是也而其義自明

胡氏又泥特書及以會之説則鑿矣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正傳曰諸侯即上列國也書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著善盟也春秋無善盟此何以善盟夏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而不敢與盟秋諸侯盟于首止而世子不與尊王世子也尊王世子所以尊王也所以定王世子也穀梁曰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

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

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徵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胡氏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為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首止之盟為天下正君臣父子之大倫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鄭伯逃歸不盟

正傳曰書鄭伯逃歸不盟罪鄭伯之無信也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左氏以為謀寧周也今以王非義之命遂逃歸不盟吾故曰春秋書之以罪鄭之無信也左氏曰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

師而歸胡氏曰事有惡者不與為幸其善者不與為貶平丘之盟惡也請魯無勤是以為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為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名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

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

正傳曰弦小國也書楚人滅弦弦子奔黄著夷狄陵暴之罪也左氏曰楚鬬穀於菟圍弦弦子奔黄於是江黄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

又不設備故亡愚謂此實傳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正傳曰書日有食之紀天變也聖人筆之示人君脩省之義耳

冬晉人執虞公

正傳曰書晉人執虞公交譏之也晉陰謀假道滅人之國而執其君虞耽貪寶自滅其國而身被執戮均之為不義也故交譏之左氏曰晉侯復假道於虞

以伐虢宫之竒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玩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虞公不聽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胡氏曰書滅夏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黷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春秋正傳卷十二